

给我光彩照人的太阳

刘新才

1
谁筛选捺着人类
谁留下饥渴而饱满的诗

2
哦,风,你这谦卑的风,高傲的风,自由的风,野蛮的风,是天空美妙的呼吸声,是一切歌声中的歌声……母亲的声音在摇篮里,谁赋我以永不熄灭的赞美之声?

哦,大地,静谧的大地,和平的大地,慷慨多产的褐色的大地!父亲热吻的大地,众姐妹梳妆的大地,哦,孩子们奔跑的大地,祖先沉睡的大地……

那么,死后,我必将如此显示——
我的灵魂跟随风
我的灵魂栖息大地

3
看见了吗,父亲的向日葵,向日葵下聚集的麦子的大军,举着黄色的旗帜,红色的旗帜,普天下的旗帜,向起伏的村庄进发,向我出生的地方进发,向每一个人致敬,向每一棵树致敬,向阳光也向每一滴雨露致敬!向断头的蚯蚓致敬!向青蛙和孤独的猫头鹰致敬!向闪电说出它们昨天的坚贞!

看见了吗,升起的向日葵的眼睛,无数只黑色的小精灵,共同簇拥着一枚胜利的金质勋章!

哦,蚂蚁建造它们的家园
哦,鸽子建造它们的空中楼阁

哦,鼯鼠建造它们的迷宫

哦哦,我们建造我们美丽的居所:樱桃树,棉白杨,粮仓,陶罐,盐,美酒,糖,灯光,炊烟,草垛,泪水,茶杯……还有爱人

4
我们经过地平线,峡谷,狼的领地,和十二属相、二十四节气订立盟约,和一粒粮食共度一生时光,和所有的农具,一同站在清晨,站在东方,站在山坡上,站在河流旁,留下我们的脚印,低矮的影子,虔诚的眼神,手的温度和颤抖,皮肤的血……甚至尸骸。

哦,让太阳的火轮炙烤我的肉体,考验我的耐力。我将举起我的双臂,迎接我的归程,庄稼的诞生。

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个奇迹,从它那里长出完美的正午,流星雨,蝴蝶的翅膀!长出雷霆和彩虹,长出祖母朝思暮想的种子,哦,饱含汁液的种子,信仰的种子,继续孕育新的种子……

我的马车正在屎壳郎的路上……

5
青稞熟了,给我一望无际的眼睛,无数眼睛中的眼睛:你曾目睹的辽阔不过如此,你曾梦到的浩荡不过如此,你曾提及的万马奔腾不过如此。这是史诗般的序曲,这是祭祀一般的大典,哦,神赐予的欢宴,哦,幸福!
给我云雀的歌喉,我将作歌,让万物倾听!

盛开的油菜花,渲泄黄金的光芒,哦,沉醉的海洋,哦,歌唱吧,我的父亲!哦,舞蹈吧,我的爱人,在田垌上,在古井旁,在月亮下方……
这是开拓不息,有目共睹的最终形式!

谁打开了通往幸福之路,马铃薯的狂想曲已经奏响,哦,火焰!哦,唯一的砾和墙!哦,心脏!心脏!心脏!
像一丛紫丁香那样自由绽放,像甜瓜、栗子和梨那样长成致密的果实!

用泥土洗涤灵魂吧,用泥土供养灵魂吧——

保存好你扬花的荞麦地,玉米良田和果园,九月里飞舞的蜜蜂,三月里旋转的最后一枚硬币,哦,父亲!
保存好你的牧场,杂草,谷壳和铃铛!
保存好你清香的柏树林,野性的芦苇荡!哦,父亲!
保存好你光彩照人,沉默不语的太阳!
也保存好你的鞭子,磨刀石,蓝布帽子和坚强有力的四肢!吻我吧,我的父亲!

从此,我将不再在北部偏僻的荒野里觅食,我将不再看到悲伤的母亲站在那里,我将以许多果实的名义,品尝过去,咀嚼现在,体味未来……

因而我写下物质的诗——你们历经沧桑的身体!我用完整的爱,拥抱你们!

已是深秋,路旁草木开始萎黄,但是一些耐寒的花朵依旧在枝子上明媚。绿化带里的波斯菊和蜀葵正在橙红黄紫,野生的小蓟和薄荷也将花朵探出。小蓟的浅粉和薄荷的淡蓝都是涉世未深的色彩,配渐次远去的秋空,很是相宜。也有菊芋,这偶尔成丛的菊科植物,花瓣的明黄和叶子形状,向日葵一般,高出惯常植物,但显得秀气。青杨的叶子金黄,远处的山,早被一场薄雪覆盖。这是植物即将离别的时候,此一去,再来的机会微乎其微。可是都没有不舍的模样,仿佛所有的时间才刚刚开始,仿佛一切都容得下缓慢相对。

下班路上,悠悠悠地往家走,40分钟的路程因此可以走上一个多小时。也没有什么大事情需要去完成,除了买些蔬果和零散物件。看看路边店铺,街头行人,一如既往的模样,秋天的到来实在算不上一件大事,连路边的蚂蚱,也显得懒散迟缓。人行道上,遇到一只蚂蚱,我蹲下身,伸出食指摸它的脑门,它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理都不理。我再去摸,它才慢腾腾跳起,跃出一个两寸来长的弧线。

在班玛的星空下

此刻,所有的喧嚣都褪去了
白昼炽热的潮水渐次平息
在班玛的大街上 万籁无声
只有脚步踩着脚步
寂静守护着寂静

踉跄中狂想的醉汉
消失在黑夜的某个角落
群山和树影
是黑暗的爱慕者
他们洞晓所有的秘密
却守口如瓶

月亮很冷 一弯足矣
银河高悬
星星是神胸口的花朵
独酌的夜晚
犹自点亮你的梦境

人生有多少个黑夜?

秋天的事

李万华

我们习以为常的,抛出去的事物应该只有一个方向,那是离我们越来越远,直到模糊不见的方向,带一点决绝。然而蚂蚱落地时,将身体旋转360度,这样,我看到跳出去的蚂蚱,落地时,它的头依然朝着我。它仿佛随时都可以蹦到我身边来,而不会远离。

决绝的小事情,很难见到了,我想。身边汽车呼啸着,腾起尾气一晃而过。这些铁铸的东西倒是有点决绝的气势,但相同的车辆迎面过来,仿佛它只在前面拐了个弯接着开回来。我打一个电话,说出的话犹疑着,尽量给另一句话留下余地。这样,当我在下班路上,想起一个名叫“决绝”的词语时,它显得空空荡荡,仿佛人早走,茶已凉。
原该如此的。传承着,转接着,回旋

着,慢腾腾,荡悠悠,仿佛一粒蒲公英的种子落入土壤,仿佛一滴檐下的水珠,融进另一颗水珠。仿佛荆公当年拜相,贺客盈门日,默然题诗于壁上: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适意则留,不适意则去,风姿洒脱的背后,依然是一方余地。

然而,我总是忘不掉那个出自《米沃什词典》里的故事。俄国革命时期,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里,一个温文尔雅的俄国前知识分子正在吃晚餐,因为他的服饰举止有别于餐厅其他人,这引起了几个流氓的注意。他们走到他身边,嘲笑他,并且向他的汤盘里吐痰。他没有反抗,也没赶他们走,持续一阵之后,他从衣兜掏出左轮手枪,将枪管插进嘴里,打死了自己。

梅朵诗二首

有几个百年用孤独填空
人生有多少回邂逅?
有哪段旅程
不是注定梵音响彻空谷

为什么
在我诗篇中反复出现的那颗星
总是闪烁在最远的天空

澜沧江畔的黄昏

你说,为什么总是黄昏
我们衣衫褴褛 安静如斯
因缘之镣铐哗啦作响
响彻整个黄昏

请告诉一脸愁苦的流浪者

黄昏就要来临
黄昏已经来临
狼毒花酿造纸张
时光默念永恒的经文

在朵朵觉沃脚下辗转反侧
雪光照亮天神之园
此刻,征战的王业已重披战袍
他连绵的宫殿闪着金光
珠姆发辫激浪 顺流而下
蒙尘之镜自天而降

请赐予我红色的翅羽
请赐我梵音 暗藏玄机的织锦
请打开轮回的空门
以晚霞的芳香为我灌顶
聆听千年的歌吟

牧白诗五首

小暑之后

雷声隐遁在高处
一片一片的光亮
渐渐在晚风中散尽
时间如夜色游船
大地上迁移的角马
河源洄游的裸鲤
风暴已经暂停
世界就在它们的眼中

朝向东方顶礼的驭夫
正捧着千年寒冰做成的王冠
在西部的高地上日夜巡游
此刻,万物已积聚在他的脚下
而朝露鲜美,在一片芳草中
一位年轻的父亲
正焦急的等待着新生儿的
第一声啼哭

绿色

绿色开合
于一片浓浓的早晨
远处的群山若隐若现
只有偶尔的车流
消失在绿色的尽头

试想当年
十指压孔的笛音
天色偏暗,凉风沾衣
有人从十万亩油菜花中回过回头来

在乱海子,岗什卡
湿地里盛满岸边的牛马

岩石如画,水声清灵
在远处小小的山坡上
仍有千万朵狼毒花

在青春巨大的荧幕中
大地苍茫,一片辽阔
一片绿色开合

病房杂记

在消毒机的嗡嗡声中
在楼道冰凉的椅子上
透明的药水正涌入你的身体

你说胸闷,燥热
像是体内点燃了火球

我为你打饭,洗脸,擦脚
在夜色拉来被子,掖好被角
时常也带着此起彼伏的呼噜声

贫穷,不幸,追悔的事
这人世中的疾病那么多
仿佛一块块坚冰含在嘴
而后变成涸渡的汪洋一片

低语

风声低低的
我们在暗夜里点灯

青青的麦苗
临河的工厂
雨后奔腾而下混浊的河水
都是我遥远记忆中的低语

人这一生
还应该低语些什么呢
在病房门口徘徊的人群
穷人敏感而脆弱的自尊心
暴雨中披着雨衣
在山坡上跌坐的牧人

少年

一座高山的后面就有一朵云
云中的天地,罩住了少年
如虚空盘旋的麻雀飞上飞下

亦是有怎样的一片平川
他的江河。不被记忆湮没
一位十九岁的少年
成为一具冰冷的尸身

他的胳膊尚柔软
他的心口还有刚缝合的伤口
他青色的嘴唇,正在成为
山谷中成片松涛中最墨绿的那一棵

有多少快乐时光
就有多少场山雨哗啦迎面而来

我们坐在深处最深处,摘取
体内的破碎。是火是水又是冰
是光影中短暂的一晃而过
是我茫茫人世中锐利而辽阔的哀伤

